

虎豹熊羆演大荒

◎ 圖騰與中國史前文化



王一兵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 020 3339 8

虎豹熊羆演大荒



◎ 圖騰與中國史前文化



• 羊角丛书 •

虎豹熊罴演大荒

——图腾与中国史前文化

王一兵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窄1/32开本 6.75印张 5插页 120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419-1725-7/G·1490

定 价：3.80 元

《羊角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年7月)

主 编	赵喜民	孙 晓
副 主 编	陈绪万	韩养民 苏 君
常 务 编 委	刘孟泽	孙 晓 苏 君
	吴祚来	彭 林 章义和
编 委	卜宪群	牛克成 杨 明
	杨念群	李宝生 张 穀
	张首映	罗传芳 黄金山
	廖广渊	

编者献辞

忘掉的一切又重新拾起。如同一首歌，一只带血的喉咙，一串用剪刀剪断又重新复结的心灵的碎片。坦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羊角丛书》就是我们用这些碎片编织的一束心灵之花。

《羊角丛书》是思考的丛书。

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躁的时代。新旧文化的撞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股股旋流，观念的更新远过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焦躁使我们驚趋新奇，而对任何都不加深思地一略而过；焦躁使我们常常产生救世主般的激情，而后由于某种失意则怨天尤人、心灰意冷；焦躁使我们不能平静地安放自己心灵，仔细审视我们的过去，严肃思考我们的未来。从思想解放至今，我们走过了从敏感到呐喊、怀疑、信仰淡薄、理想式微这一过程。我们似乎深深陷入一种命定式的痛苦。我们已应该理解，在这个时代，呐喊是苦涩的，怀疑和对怀疑的怀疑会让我们失去信心，谢绝自己的使命。然而，诚实的思考不应羞愧。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代。

《羊角丛书》是研究人的问题的文化丛书。人是文化的主体。这个丛书以分析积淀在中国人身上丰富的精神文化为主旨，以研究中国人的心灵、情感、道德和生活习俗为内容。它注重实证与介绍，力求对民族精神中深层文化内涵进行一些有益的和新颖的剖析。它赞赏一家之言的学风，相信读者的智慧。它不是赠送读者的一把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而是在每本书提供的不同文化现象中，与读者一起提问、思考、启发，共同理解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中国人。

羊角古汉语意指曲而上升的旋风，出典于《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书名羊角，表达了我们编委会的志向和追求。现在，全国文化研究热潮方兴未艾，愿我们的丛书能在这热潮中掀起一卷卷闪亮的浪花。

《羊角丛书》编委会

1988年8月

前　　言

我原本是想当一个古文字学家的，因为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曾听人说：“中国的甲骨文现在只有郭老一个人认得”，当时我真吓了一跳，心想：郭老要是去世了，甲骨文不就失传了吗？也许是基于这个缘故吧，当我知道了自己的高考成绩可以随便选择志愿时，我选择了有古文字课程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在的考古系）。虽然等我上了大学，从图书馆借到了郭沫若先生的《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后，才知道要当一个古文字学家并非易事，我仍然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对一本本古文字考释著作的阅读，我渐渐明白除了郭老以外还有不少古文字学家认识甲骨文，并且对有些字的考释与郭老大不相同，郭老的权威地位开始在我的心中动摇，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我写出了《释土》、《辨物》、《说岁》三篇考释甲骨文的短文，当时的计划是要把郭老的《甲骨文字研究》一书来个彻底的批判，真不知天高地厚！后来，书越读越多，胆子也越读越小，虽然对于权威

的意见不再盲从，但对于自己的功底也不敢那么自信了，少年时想当一名古文字学家、把没认出来的甲骨文都认出来的想法，变成了利用前辈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考证历史记载的真伪的志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又自学了音韵和训诂学，第一个成果便是运用学到的这些知识考证了西周宣王时的一首童谣，得到了许多同学的赞同，自己的信心也就更坚定了，进而开始对古史传说展开了全面的探讨，并不断有所收获，经过反复的完善，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便是这本书中所要阐述的内容。

自先秦以至近现代，对于中国的古史传说的解释一直层出不穷、错综复杂，我曾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至魏晋的比古期、清代至近代的疑古期和现代的考古期。比古期所建立的古史传说体系虽然是不可信的，但它为研究古史传说搜集了大量的史料，这个功绩是不能抹杀的。疑古期虽然企图全盘否定古史传说的历史真实性，但它提出的许多问题却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使我们可以多少把握一些线索和思路。到了现代，随着考古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原始文化遗迹和遗物的大量发现，以及民俗学材料的搜集整理，人们对于古史传说中的许多记载，都可以大致辨别出它的时代，这对于重建古史传说的体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辅之以自己的一孔之见，运用文字、音韵、训诂、文献、民俗、考古等方面的方法和材料，小心翼翼地建立起了一

个中国古史传说的新体系，并试图把它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一一对应起来，从而为撰写中国原始社会历史增添一个新的思考方法和依据。

我认为，中国的古史传说尽管千头万绪，但却是有线索可寻的，这个线索就是蚩尤与炎帝和黄帝的战争。由此可以引出参加这场战争的各个氏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虎、豹、熊、罴这四个氏族）的活动年代、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一旦将它们与考古学中的某个文化对应起来，这些氏族的历史便可作为信史而昭示于天下。本书所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是：西王母属虎族，对应考古学中的齐家文化；嫦娥属豹族，对应考古学中的商文化；禹属熊族，对应考古学中的蜀文化；鲧属罴族，对应考古学中的楚文化；虎族、熊族为羌，豹族、罴族为氐，蚩尤则为氐羌，对应考古学中的马家窑文化；禹为黄帝，鲧为炎帝；此外，屈家岭文化属蚩尤族，大汶口文化属封豕族，大溪文化属后稷族。我所提出的新观点有：豹即凤，熊即龙，甲骨文“”

应释舜，伏羲的原义为葫芦籽，等等。仅此而已。

现在我才明白了要想释读一个甲骨文都是这样难，更何况面对那样复杂的古史传说了，但我还是想试试，哪怕我的路子走错了，也比在原地站着强，因为它毕竟可以告诉后来的人们：此路不通！

目 录

前 言	(1)
1. 文化的标志	(1)
1.1 虎——西王母	(1)
1.2 豹——嫦娥(简狄)	(16)
1.3 熊——祝融	(32)
1.4 黑——鲧	(47)
2. 文化的族属	(62)
2.1 疊(灵恝)族的 仰韶文化	(62)
2.2 疊羌(蚩尤)族的 马家窑文化	(78)
2.3 有仍、封豕族的 屈家岭、大汶口文化	(95)

3. 文化的交锋	(111)
3.1 炎黄之战	(111)
3.2 禹伐共工	(125)
4. 文化的融合	(140)
4.1 炎帝与神农	(140)
4.2 黄帝与轩辕	(154)
4.3 太昊与伏羲	(168)
4.4 盘瓠与盘古	(182)
5. 文化的统一	(195)
5.1 帝喾・帝俊・黄帝・皇帝…	(195)
后记	(205)

1. 文化的标志

1.1 虎——西王母

在我国民间传说中，有一位妇孺皆知的大神仙，名叫西王母，又称王母娘娘。《穆天子传》中详细描述了周穆王和她的一次会见，说是在癸亥这一天，周穆王到达西王母之国，并选择了第二天甲子这个好日子，去见西王母。周穆王按照朝见天子的礼节，手持白圭、黑璧，来到西王母面前，并献上了四百匹丝织品。西王母也恭恭敬敬地向周穆王拜了两拜，接受了礼品。第三天乙丑，周穆王在瑶池为西王母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会上，西王母为周穆王唱了一首歌谣，词曰：

白云在天， (天上飘着白云，
丘陵自出； 满眼尽是丘陵；
道里悠远， 道路那样遥远；
山川间之； 更有山川阻拦；
将子无死， 假如您能长寿，
尚复能来。 也许还能再来。)

周穆王也用歌谣答道：

予归东土， (此次我回东方，
和洽诸夏。 旨在团结各邦。
万民平均， 百姓都能幸福，
吾顾见汝。 我就回来造访。
比及三年， 待到三年之后，
将复而野。 一定再回贵乡。)

西王母又为周穆王吟唱道：

徂彼西土， (初到西方此地，
爰居其野， 住在荒草丛里。
虎豹为群， 虎豹成群结队，
于鹊与处。 乌鸦喜鹊同居。
嘉命不迁， 吉庆命运不移，
我惟帝女， 我是天帝之女，
彼何世民， 那是何方百姓，
又将去子。 又要使您离去。
吹笙鼓簧， 耳听笙吹簧鼓，
中心翱翔。 心中好不彷徨。
世民之子， 东方百姓之君，
唯天之望。 苍天寄予厚望。)

于是，周穆王驱车登上弇山，在岩石上刻下了自己的行迹，并种下了一棵槐树，在树上题写了“西王母之山”五个字。

据《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此行在他继位后的第17年，也就是说，西王母是公元前10世纪左右存在于我国西部的一个母系氏族部落的首领，而西

王母的居处，一般认为在昆仑丘①，也有说在玉山或流沙之滨的。

我认为，昆仑丘当即位于今甘肃省西部和青海省东北部的祁连山，因为“祁连”是匈奴语“天”的意思，与“昆仑”古音相通。玉山当即白玉山，它与昆仑丘及流沙的地理位置，于《山海经·海内东经》中，叙述得十分清楚。

《海内东经》说：

“西湖白玉山……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

按之今天的地形，白玉山当即位于今祁连山脉东南的某一座山，盛产玉石，而流沙当即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与甘肃省中部边境的腾格里沙漠。

《汉书·地理志》说：

“（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

临羌县在今青海省湟源县东南一带，从它的西北到塞外，正是祁连山脉，这就从地理上证实了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即今祁连山的推断。

以西王母为首领的那个母系氏族部落，在尧舜

①《竹书纪年》说：

“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

“昆仑之丘……有人戴胜……名曰西王母。”

《西山经》则说：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

《淮南子·地形》说：

“西王母在流沙之滨。”

时期，就已经存在了①。

尧舜时期相当于我国的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公元前的21世纪左右，结合西王母族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西王母族的文化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齐家文化。齐家文化的一处典型遗址即甘肃武威县城西北的皇娘娘台遗址，从其地名为“皇娘娘”来看，很可能与西王母有关。

在皇娘娘台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玉器，有玉璧、玉璜、粗玉石片等等，仅一个男性骨架上就放置了80多件玉璧，这与西王母居玉山（白玉山），以及献白环玉珪的记载，都是符合的。

在皇娘娘台遗址中，还发现了40片左右的卜骨，其中主要是羊骨。从这一习俗上看，西王母当属于羌族的一支。

《南齐书》说：

“羌神俗重虎皮，以之送死。”

而有关西王母的相貌描述，也多与虎有关系。

《山海经·西山经》说：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

《大荒西经》也说：

“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

①《竹书纪年》说

“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珪。”

《新书·修正语上》也说：“（尧）身涉流沙之地，封独山，西见王母。”

母。”

豹尾与虎尾并无本质的区别。（况且《后汉书·张衡传》所引并无“豹”字），而“善啸”才是虎的基本特征，因此，西王母定为虎神。羌族以虎皮送死，与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西山经》）的职守是相同的。西王母即死神。

《山海经·西山经》说：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

而《中山经》说：

“玉山，冢也。”

冢，《说文解字》释为“高坟”，《仪礼·士丧礼》“家人营之”注：“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因此，西王母所居的玉山乃是一座坟山。玉山当以盛产玉石而得名，而玉又是葬礼中不可缺少的宝物。古代于死者口中含以玉，汉代以金线穿缀玉片而成“金缕玉衣”，更是穷极奢侈。我以为，凡羽山、羽渊、禹渊、虞渊及禹谷等，很可能都是玉山的衍变。

《山海经·海内经》说：

“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郭璞认为羽郊为“羽山之郊”，《史记·夏本纪》正义则说：“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知鲧死于羽山、羽渊。

《大荒北经》也说：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禹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郭璞认为禹谷为“禹渊，日所入也，今作虞。”则夸父死于禹渊（虞渊）、禹谷。而禹、虞、羽，与玉古音并通。

西王母既为死神，又掌不死之药。

《淮南子·览冥训》说：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后汉书·天文志上》引《灵宪》也说：

“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

《山海经》中更有关于不死之山、不死之国、不死之药及不死民、不死树的记载，都应与西王母有关。

西王母既是虎神、死神，又是月亮的守护神。

《楚辞·天问》说：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

夜光即月亮，古人因见月亮圆而复缺，缺而又圆，故有既生魄、既死魄之称，而认为月亮可以死而复生，并认为月亮中有“顾菟”存在，屈原因有此问。

关于顾菟，古人皆以为即兔，因而有白兔捣药的传说，但据近人考证，顾菟即于菟，也就是虎。

《北京晚报》1987年7月9日第三版，在《百家言》栏目中，刊登了刘屯同志的一篇文章，题为《兔耶，虎耶》，文章中说：

“1982年，四川师院的汤炳正教授看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幅漆画，可以辨认出的景物有扶桑树